

◇ 闲话文人

董改正

陈寅恪与陈垣

1953年,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,上古所、中古所和近代所,拟定负责人分别是郭沫若、陈寅恪、范文澜。当时陈寅恪在岭南,但无意北上,友朋纷纷来劝,可陈寅恪“谢不就,荐陈垣代己。”

这是陈寅恪第二次推举陈垣。第一次是在1929年,当时的清华大学四大导师四去其二,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了陈垣,建议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,陈垣以“不足继梁(梁启超)、王(王国维)二先生之后”为词恳辞。但这一次,陈垣没有异议。

日据北京时代,大学纷纷南迁,独陈垣的辅仁大学在洪流中屹立。蒋介石多次派飞机来接,陈垣或拒绝或躲避。1949年1月31日,北平和平解放,古稀之年的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,欣喜学术和人生重获新生。5月11日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致胡适公开信,信中称:“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,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,他们在等待着光明。”1951年11月,毛泽东向别人介绍陈垣说:“这是陈垣,读书很多,是我们国家的国宝。”1952年,陈垣在《大公报》刊出名曰《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》的自我检讨文章,令学人尤其是陈寅恪震惊。

其实陈寅恪没有走。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,却在北京解放时离开,辗转南下,执教于岭南大学。吴宓日记透露:“党国初不知有寅恪,且疑其已居香港。”那时候信息传达或有不便,但陈寅恪是个巨大的存在,北京的郭沫若和陈垣岂会不知?解放后5年了,郭沫若才奉命给陈寅恪写信,邀其北上。陈寅恪拒绝了。

史学界并称陈寅恪和陈垣为“双陈”,可见二人造诣之高。狂人傅斯年说:“陈先生的学问,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!”1937年胡适称:“寅恪治史学,当然是今日最渊博、最有识见、最能用材料的人。”1938年,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,陈寅恪缓缓道来自己的上课原则: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我自己讲过的,也不讲。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

1922年胡适说:“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,首推王国维与陈垣。”1933年汉学家伯希和说: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,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。”陈寅恪多次为陈垣著作作序,其中有云:“近二十年来,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,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,其论史之作,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,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,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。”陈援庵即陈垣。

终其一生,陈寅恪再无北上。陶铸对陈寅恪关怀甚多,但未能逃过文革,目盲腿膑的一代大儒,忧愤而去。陈垣学术成果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完成,此后忙于教学,并积极参政议政,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。文革后,陈垣也未能幸免地遭到冲击,饮恨而去。

很多年后,清瘦淡泊的陈寅恪留给世界的是一个清冷的背影,他以一人之生命诠释着“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”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,以漂泊贫困的际遇践行着自己的独立人格,成为一个精神高度和标杆。他的弟子忆起老师,多凛凛风骨,少俗世细节,他的弟子有季羨林、蒋天枢等,对他执弟子礼的有大家冯友兰等;陈垣留给世人的背影是温暖的,在他从教的近50年的生涯中,对学生一片丹诚,细致周到。他以实干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,诠释着师者和学者的坚忍。弟子启功忆及恩师,说此“恩”乃是再造之恩。在陈垣去世时,启功著挽联云:“依函丈卅九年,信有师生同父子;刊习作二三册,痛余文字誉陶甄。”

陈寅恪无博士学历,陈垣无师承。陈垣长陈寅恪整十岁,广东新会人;陈寅恪1890年生,江西修水人。两个大师,两种背影,都让人感佩感慨,却欲辨已忘言。■

◇ 心窗小语

冯华

治愈系“饥饿游戏”

读这本书,最好选择在书店,靠窗的位子,那时你刚好无所事事,通体安泰,心情平静,而且,你喜欢文字游戏。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,从这两个看似荒诞的故事里,你会看到自己,想起很多故事,而且变成了自己曾经向往的样子:不急不躁,随时随地化险为夷,NEVER失去。也就是说,无论你的胃,还是你的心,都不会再饥饿了。

日常生活中,常常在和人交流时遇到这种困惑:对方似乎无法对自己的描述感同身受,这种无奈感让我觉得很多交谈就像鸡肋般无味。表达的欲望会像蓄势待放的花苞突然遭遇冰雹、瞬间枯萎一样,躲进嘴角勉强上翘的礼节性微笑里。

看到《袭击面包店》两个故事中,村上春树对“饿”的描述时,我却不止一次恨不得立即买个巨无霸送到他面前——

“饿急了是这样的,身体空而且薄,轻而且亮,觉得自己剩了一个纸片躯壳,站在灯前都能透光。乍看食物会有点恶心,但吃下两口,好像钥匙开了锁,咔嗒一声,什么都好吃起来了。”

“饥饿之横无际涯犹如空中所见的西奈半岛,又像掉进鲸鱼肚子里的秤砣,其实都是空旷无边的感觉。”

我想起了自己饿得“心慌慌、冒虚汗”的经历,那滋味实在难受,是的,这些语言,它们引起了我的共鸣。

这实在是高超的表达技艺。

文中,还有更多对各种场景的描写,让我哑然失笑,陷入一个人和一本书的“文字游戏”中乐之不疲。比如,面包店,大妈托盘里羊角包和油炸包之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思想;饥饿与恐高竟然有相通之处;深夜的麦当劳店里,一对伏案酣睡的大学生情侣,他们的两颗脑袋和两杯草莓奶昔,像先锋派艺术品一样排列在桌上……哈哈。真想叫声好!再拍案而起。可我身处安静的书店。但正是被暂时压制的狂喜,反而增加了这种文字游戏的乐趣。

那些时刻,真心觉得,书店里只有我,是村上春树的知己。

我读的是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12月出的版本,包含《袭击面包店》和《再袭面包店》两则故事和村上春树写的《后记》。

今年的某天,开始写个人传记,然后发现:年少时的我,无知无畏,试图冲破一切枷锁:家庭、家乡、旧识,只想奔向更新的、更未知的世界,于是疲于考试、升学、为了——出走、探索;进入中年,却发现最需要冲破的,其实是自己:习惯用逃避面对恐惧,易被他人左右情绪,把制造快乐的机会交给电视综艺……于是,关注身边的草木、人物,静下来读喜欢的书,向往——回归、创造。

《袭击面包店》发生在主人公年少时,作者村上春树在1980年代写就,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。《再袭面包店》发生在主人公中年后,新婚燕尔时,与年少时相隔十年;作者村上春树在30年后续写,心境想必已与当初大不相同。

读这两则故事时,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:被胃的饥饿绑架的少年成长到被心的饥饿困住的中年。中年最

后主人公在妻子的帮助,或者说是怂恿下冲破心理魔咒,重获平静,他躺在象征特殊饥饿的“船底,闭上眼睛,等待涨潮的海水将我运向应去的岸边。”

我还看到了身边的许多人:突然怀疑爱情、向往自由的丈夫,走出梦幻、开始寻找自我的妻子,因利生芥蒂、失去信任的朋友,放弃索取、自力更生的子女,儿女成才后,为自己寻找黄昏幸福的离异父母,走出“舒适圈”、寻找新伙伴的宅男宅女……

他们都在饥饿感中挣扎,也许就是需要某个“抢劫面包店”的契机。而我,当然不会真的去抢劫面包店,因为我已经找到治愈我饥饿的良方,就是用自己的规则玩我的“饥饿游戏”。

小说中人物都有个共同特点:总是有那么点离经叛道,但不招人烦,因为他们总能旁若无人地,对面临的任何处境应对得游刃有余。看完小说,我想起了几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电影,他们和这书一样,有烧脑却不令人烦恼的奇葩剧情:《预见未来》、《源代码》、《盗梦空间》。■

◇ 市井烟火

朱卫东

父女练摊记

一放暑假,上初中的女儿就对我说,这个暑假有一项特殊的作业,要求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,让我帮着出个主意。我原本打算让女儿到超市打工,一打听,每家都不招收初中生的。妻子建议女儿在夜市上摆个小地摊,卖些小玩具小文具之类的,投资少,也比较自由。女儿一个人不愿意干,正好我也放暑假,闲着没事,就决定和女儿一起去练摊,也不图赚钱,全当给女儿增加点阅历,妻子因工作繁忙无法直接参与摊点经营,就担任了“后勤部长”工作。

说干就干,我和女儿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。我负责到工商部门做好登记,女儿上网查询适合暑期销售的小商品,接着一家三口满市场转悠,考察适合摆摊的地域,最后选定在公园门口,这里夜晚灯火通明,客流不断,正是摆摊的好场所。选好地址后,我又驾车穿越大半个城区,在全市最大的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购买了一大批物美价廉的小文具、小玩具,如弹力球、荧光棒之类的。当天晚上,父女小摊位正式开张了。

万事开头难,父女练摊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难题。女儿害羞,怕遇上同学和老师,我也不想碰见同事和朋友。远远看见有认识的人过来,父女俩都赶紧低下头,连和顾客谈价钱也压低嗓音,生怕被熟人看见。偏偏就有朋友上门,和我开起玩笑,说我颇有老板范的,我忙给人解释这是女儿的暑期勤工俭学作业,非常难为情。这样的销售效果可想而知,练摊第一夜,父女大败而归,将近三个小时,仅仅成交十一笔,利润不到二十元。

回去以后,妻子帮我和女儿认真分析了练摊失败的原因,建议我们要么放弃不干,要么真正进入练摊者的角色。放弃练摊,我和女儿心有不甘,我们决心重新开始。第二夜,我和女儿相互鼓励,学着周围练摊者的样子,大声吆喝招揽顾客,有熟人过来,热情主动地打招呼,特别是女儿,居然销售给了同学好几件小玩具。练摊第二夜共成交三十多笔生意,刨去成本,净利润近50元,我和女儿高兴地击掌相庆。

为了让小摊点的生意更加红火,我和女儿想了很多办法。客流稀少时,我和女儿就一人守摊,另一人到周边摊点进行“考察”,学习招揽顾客的方法,了解畅销的商品类型,回来后如法炮制。每天晚上收摊回家后,我和女儿一起盘点销售情况,根据

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文具玩具类型。女儿发现一家摊点的叫卖声非常有吸引力,建议我们效仿,一家三口就合作创作了一首顺口溜,把我们家的商品都编了进去,配上乐曲,录制成音频材料,用手机在摊点循环播放,“走一走,看一看,这家的商品货最全。弹力球,弹又弹,荧光棒,闪又闪……”,歌词朗朗上口,旋律轻快优美,吸引了一大群的顾客。收入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最多的一夜,高达80多元。

转眼,暑假过了一大半,父女摊点也收入了一千余元。我和妻子商议把暑假练摊的全部收入都归女儿支配。出乎意料的是女儿用这笔收入我们每人买了一件礼物,给妻子的是一盒防晒霜,我的是一本书籍。剩余的钱女儿存了起来,她有个设想,明年暑假还要继续练摊,并扩大经营。

一个月的暑假练摊,让我和女儿都有了很大的收获。共同经历了失败的苦涩和成功的喜悦,父女的感情进一步加深。原本娇弱的女儿变得成熟和大方起来,女儿学会了提前计划和安排时间,学会了和陌生人打交道,学会了合理理财,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经验,将对未来大有裨益。■

◇ 世说新语

王亿

一元钱的尊重



周日去体育商场,儿子看好了一款滑板,价钱不贵,才199元,便买了下来。付款时,找回的一元钱儿子要了去,我以为他是想买雪糕吃,不料儿子出了商场,径直跑向旁边一个正在吹着唢呐乞讨的老人。

来之前我已经看见了,广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六十多岁,腿部有残疾、衣服脏乱的老人在卖艺乞讨。儿子过去将一元钱投进老人面前的塑料桶里,我很欣慰儿子的爱心表现,便叫着他的名字,喊他离开。谁知儿子却蹲了下来,就在那乞丐的面前,仰着小脑袋,津津有味地听着乞丐吹曲子。我早听出来,老人吹的是一支流行于二十多年前的《血染的风采》。我挺纳闷,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儿子怎么会喜欢听呢,或许是他从未见闻过唢呐,看着新鲜吧。

一曲完毕,儿子这才站了起来往回走。路上我问儿子:“你爱听他吹的曲子?”儿子回答:“不喜欢,我根本就听不懂。”我笑眯眯地说:“那我猜,你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一元钱花得有价值、有回报?”儿子慢吞吞地说:“也不是了,我就是想让那个爷爷看到有人爱听,认为我给他的一元钱是他吹喇叭挣来的。”

儿子的话让我震惊和惭愧,相比于我,也遇见过类似的乞讨者,也奉献过爱心,但往往都是一投币便走人,何尝有过停下脚步、静静地看过、听过他们表演的时候?何尝觉得自己一扔即走不是高人一等、蔑视他人的自尊作祟,对某些卖艺乞讨者可能是种伤害?在儿子根本不在意乞讨者身份和意图的自然、简单行为面前,则照出了我内心的复杂和坚硬。

其实,人与人之间本该是平等的,面对乞丐,最好的帮助不一定是给多少钱,而是在奉献爱心同时,是否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尊重,让其对别人、对这个社会多一些美好。心存善念,更要心存平等,生活中能放下自我,给他人一些尊重和安慰,其实也是在柔软我们的心灵。■